# 书式生活中感受书香上海

## 本报记者直击上午开幕的上海书展

### 我在现场

■ 上海书展上午开幕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上海展览中心的雕花穹顶下，重新聚满了拍照留念的爱书人，蜂拥而至的相机和摄像机也定格下了他们的一瞬间。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参加书展？

背着硕大帆布袋的老者说，采购一批全国出版社严选的书籍，是他每年来到书展的规定动作。

坐在友谊会堂聆听首堂“国学七天七堂课”的观众说，上海书展的互动感更强，走进现场更能感受到阅读的力量。

带着两个女儿来逛书展的妈妈说，从扬州来到上海，这一天只为感受上海书展的书香和氛围而来。

年轻的男女追寻着讲座与签售活动而来，能够见一见心仪的作者，听一听幕后的创作心路，便已满足。

红色的主雕塑下，“我爱读书，我爱生活”的主题词代表了每个走进上海书展的读者的心声。攒动的人头不仅传递着上海书展的热度，也代表着一种阅读方式和生活方式。

**一位老读者：**

**“上海书展是纽带”**

今天一大早就候在书展门口的韩力钧退休前在医院工作，60岁的他是每一届书展的老读者，书展一次逛不够，来个五六次是家常便饭，且每年闭幕那天他都会陪伴着落幕灯光熄灭。与国学、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是他每次必买的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成语故事韩力钧买得最多，一买就是五六套，当作礼物送给现在跟随他学习传统文化的小朋友家长。

书展如纽带一般联系着韩力钧的家人、同事、朋友……受其感染，跟随他来书展的人真不少，有时他在书展现场的解读还会引来不少人的围观。“2008年在上海书展上认识的书友，我们到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呢。”韩力钧说。

**一位出版人：**

**与读者距离更近了**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丁丽洁堪称“书展老兵”，她从2007年从事出版社工作以来，每一年上海书展都不曾缺席，搭展，布展，搞活动……忙得不亦乐乎。

“上海书展从来就是属于读书人的节日。”丁丽洁说，而今年最大的感受是全国出版行业的朋友以从未有过的热情积极参与到书展的筹备中来，对于在书展中的相见，分享好书，交流经验，大家分外期待，甚至有来自外地的出版社朋友专门为约见书业的朋友建了群。

丁丽洁说，本届书展上海译文出版社为了让出版社和读者的距离更亲密，启动了“译文读者节”。“我们还会举办读者体验日，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位读者来到他们的‘梦中情社’，与编辑畅聊好书、参与游戏环节赢取奖品、深度体验两间‘理想书房’。”能在书展中结识更多的专业朋友，碰撞出创意的火花是丁丽洁的“书展收获”，能与读者面对面，更是出版人参与上海书展的意义所在。

**一位外地展商：**

**携新朋不忘会旧友**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特装展位前，人头攒动，有的家长在活动预告前驻足，有的孩子津津有味地翻起课外读物……人教社人教教材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志刚和同事们一起，热情地接待着读者们。

“人教社在过去十几年参加上海书展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上海书展的蓬勃发展，今年上海书展有800多场活动，充分体现了上海书展的影响力。”李志刚说。

今年上海书展增加了非上海参展单位的展位，人教社立即申请了展位。李志刚介绍，在今年上海书展的文化盛典中，人教社以“书香溢申城· 悦读伴成长”为主题，策划了三场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课文作家与你面对面”“带你读课本中的古诗”“用好工具书，提高英语综合素养”。

与以往的展会不同，这次人教社还带了位新朋友参展。李志刚说，人教社IP形象“教小萌”也将首次在展会亮相。以人教社logo为基础设计而成的“教小萌”，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孩子们热情地和“教小萌”合影打卡互动。

**一位执勤民警：**

**“书中自有连心桥”**

每届上海书展，静安公安分局治安支队的民警黄骏远都参与其中。作为一名酷爱藏书的民警，他每次都会主动报名上海书展的安保工作，为爱书的同好保驾护航，为作家提供安心有序的现场。

平日里，黄骏远工作岗位上接触比较多的就是辖区内各文化企事业单位，也时常要与教育机构、学校师生打交道，算是公安队伍中“文艺范”比较浓的一位。年少起他就好阅读，从推理探案到名家名著，再到如今伴随阅历增长又迷上的文史哲类图书，“以古鉴今”让他能客观理性看待周遭事物。

曾几何时，黄骏远也曾为邻里间因几毛钱大打出手而无可奈何，如今回望那些“误解偏见”，他意识到很大程度上是没能为他们搭建好沟通的桥梁。他感到“书中自有连心桥”，在长期的公安工作中，他与群众因为一本书、一句诗、一段名言而打开心扉，建立工作友谊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黄骏远心中，上海书展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任何人都可以在忙忙碌碌中寻得那片属于自己的“黄金屋”，在此闹中取静，乐哉，快哉。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赵玥 吴翔**

## 2023上海书展·第十届上海国际文学周开幕

# 中外嘉宾对话“叙事共同体”

2023上海书展·第十届上海国际文学周在虹口区启幕。昨晚在建投书局举行的主论坛活动中，西班牙作家洛伦佐·席尔瓦（见右图）、奥地利作家菲利普·韦斯、阿根廷作家萨尔瓦多·马利纳罗，以及陈福民、田耳等20余名国内学者、作家、摄影家、评论家以“叙事共同体”为主题作了一次深度对话。

何为“叙事共同体”？如果，我们要讲述如何攀登一座高山，文学会使用语言，戏剧会使用肢体，影视会使用镜头，各自采取不同的形式传达攀登的过程。最终，各种各样的形式相互借鉴、竞争、融合，聚拢为叙事的共同体，为读者提供丰富、立体、多层次、全方位的精神产品。

“当人们使用‘叙事共同体’这个概念的时候，可能是‘传统’文学正在经历需要严肃对待的危机时刻。”这让学者陈福民不得不居安思危。悄然不觉地，小说创作者都如此期待影视的改编，以便作品在更大范围内更有效地传播，小说能否影视转化也成为写作是否成功的重要衡量标准。洛伦佐·席尔瓦却认为，无论谁写小说，都不应该在乎它是否被改编成电视或电影，他坚持：“阅读才是写作者最基本的、不可替代的养分。”

如在“叙事共同体”范围内理解，作家田耳看到的是，文学显然处于弱势。相比其他艺术门类彼此交流相对顺畅，唯有文学表达最难穿越语言障碍。但对于作家索南才让而言，恰恰是汉语、蒙古语及地区方言的杂糅，让他体验到了不同语言的内涵和韵律带来的叙事活力和多样性，“我让自己站在世界之风的当口，迎面接受吹拂。”

萨尔瓦多·马利纳罗开玩笑地说，本次论坛主题含有一个悖论：像阅读这种如此个人和独特的行为竟然可以构建一个共同体。传统意义上写作和阅读都是在孤独中发生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没有集体的形式。一个民族的历史凝聚在他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中，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也是一个社会共享的一切。马利纳罗认为，叙述就是在构建一种共同的体验。例如，这种体验会在阅读卡夫卡的读者中形成一种归属感，当他读了《审判》或《城堡》后，他会沉浸在卡夫卡宇宙中，一个由所有热爱卡夫卡的人共享的宇宙。

文学不仅可以影响读者，更可以影响创造文学的作家本身。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认为，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谱系”，“精神谱系”是最能够阐释“叙事共同体”可以发生的。我们读《红楼梦》，会发现曹雪芹受到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影响，甚至还潜藏着一部元明清经典戏曲史。我们读契诃夫，就会发现他受到德国和法国的小说创作的影响，受到文艺复兴乃至古希腊戏剧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斯多葛学派”的浓厚底色。对你产生影响的人，可能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家，可能来自一个1000多年前的作者，今人的创作同样也可能影响后人。

文学翻译于是对“叙事共同体”的感受更为强烈，翻译要在不同语言、不同文本之间建起理解和沟通的桥梁，事实上，就是在促进人与人的共情和理解。顾春芳每年都会格外关注来到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外国著名作家，因为在这个共同体中，她和作家们是以文字为纽带联系得最紧密的伙伴。 本报记者 **赵玥**

# 冷门不“冷” 绝学不“绝”

# 上海渐成 出土文献出版高地

### 观察

出土文献的出版是令冷门不“冷”、绝学不“绝”，传承、传播、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途径。近年来，新见出土文献相继由上海多家出版机构推出。上海，这座几乎难觅出土文献的城市，已然成为中国出土文献出版高地。在东一馆二楼属于世纪出版集团“泱泱大国 皇皇大观”的展览中，由上海中西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出土文献整理成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见右图）尤为引人瞩目。

清华简是继郭店简、上博简之后又一批珍贵的战国竹简。清华简总数多达2300余枚，得到清华简的过程颇有一番曲折。2008年7月15日，清华大学正式抢救入藏了这批珍贵的竹简资料，并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来协调校内外的学术力量从事清华简的保护、整理与研究工作。清华简经校正后，年代数据为公元前305±30年，这就可以肯定，这批竹简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产物，也是躲过始皇帝“焚书之灾”的幸运儿。

经清华大学整理，清华简内容多为对探索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经、史类典籍，包括《尚书》《诗经》《易经》等儒家经典和许多历史著作，李学勤教授还在这批竹简记载的内容中发现了夏朝存在过的证据。这批竹简中的两篇文章《尹至》和《尹诰》反复提到了一个叫“西邑”的地方，而甲骨文里也经常会出现“西邑”这两个字。在这批竹简出土之前，专家们一直无法得知“西邑”具体指代的是什么地方。但随着《尹至》和《尹诰》两篇文章的整理研究，困扰专家们多年的谜题终被解开，因为这两篇文章中记载了关于商汤灭夏的历史事件，文章中反复出现的“西邑”正是商汤要攻打的夏王朝。此外，清华简第四辑所收录的《算表》，作为我国留存最早的数学文物实物，被独立认证为目前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工具。

清华简不仅向今人呈现了两千多年前的先秦典籍原貌，更能对传世的一批古文献有所补充和订正，为目前学界所争论的一些焦点话题提供极具说服力的材料，同时引发更多崭新的开拓性学术课题，对中国考古学、古文字学、古代史、学术史等学科的发展也将产生巨大推进作用，在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也有巨大的价值。

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编辑团队介绍，从2010年底开始出版第一辑清华简的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每年一辑的速度，目前已出版至第十二辑，出版社还根据每一辑清华简材料的特点做了不同的设计，预计将持续出版至第十六辑。

为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研究需求，中西书局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开发建设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电子书平台，自第十一辑起一书一码、纸电同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电子书平台收录清华简整理报告全部数字文本及原书图像。智能导航，双窗口显示，图文对应，支持跨书全文检索、分类检索等。

本报记者 **徐翌晟**

### 人物

王充闾

# 刷屏时代 更要静心深度阅读

“上海书展是开阔视野、学习借鉴的宝贵机会。抽作《譬如登山——我的成长之路》，有幸登上书展展台，恳请批评、指导。”今年88岁的著名作家、学者、诗人王充闾（见上图），昨天在上海书展揭幕前夕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表示：“关于学习读书，我所深情关注的是：阅读要深化。”

王充闾1935年生于辽宁，幼时系统接受八年国学教育；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报纸副刊编辑；后在省直机关工作；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创作有文学作品《清风白水》《春宽梦窄》《逍遥游——庄子传》《国粹》《文脉》等80余种，1500余万字。作品先后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和“中国好书”奖等，近40篇散文入选高校、中学语文课本和高考试题。

“欲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譬如登山》是王充闾最新创作的传记文学作品。书中以讲故事的形式，通过形象、生动的叙述，追忆了他在中华传统文化熏陶下特色鲜明的成长历程，梳理和总结其成长的规律和心得。静读其书，细品其譬如登山的成长路，定有裨益。

在刷屏时代，王充闾坚持不用手机——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读书和写作上，与外界联络的方式是家中座机、信件和电子邮件。谈及“阅读要深化”，王充闾认为“切不可满足于手机、电视、刷屏，只是搜罗一些信息，必须静下心来读书，体现深度追求；”“读书要博览与精读结合，应该有独特的领悟，不能满足于当‘两脚书橱’。有六个环节需要把握：注重语境，把握视角，提出问题，勤写札记，细心涵咏，观照现实。”他信手拈来切中肯綮的前人诗句：“好书不厌百回读”“涵咏功夫意味长”“腹有诗书气自华”“书卷多情似故人”。

米寿之年，王充闾谈话中气十足，思路清晰。回望文学之旅，他说：“从十二三岁开始，我就做起了文学之梦。”犹记得读辛弃疾《贺新郎》词：“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那一刻，怦然心动，似有所悟，当即将“青山”改作“文学”，成了“我见文学多妩媚，料文学见我应如是”。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唯有文学例外，“她妩媚地伴我一生，与生活同构，与生命同在；而且，每一步都留下了鲜活的记忆。”

谈及上海，王充闾说他有很多朋友，还有一位特别的朋友——新民晚报。他是“夜光杯”的作者，《文学，妩媚地伴着我》和回忆华君武先生的《一席难忘》等先后于“夜光杯”发表。上海的朋友去沈阳探望他，“夜光杯”和上面的文章也是一个话题。

70余年文学之路，步履扎实，笔力绵绵。请王老谈谈培植后劲的诀窍，他给出六个字：“老根底，新观念。”“老根底，就是始于幼年所掌握的优秀传统经典。优秀国学经典是民族之魂、文化之根，特别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几部元典，必须原原本本地研读，有的还须背诵；再就是《史记》、唐宋诗词，不可不读。”传统经典值得读，应该读，但怕读不懂而却步的也不乏其人。“其实，古代元典字数都不多，《老子》只有五千字，《论语》一万二千字，《孟子》三万八千字，《庄子》六万五千字，总共不过十二万字。一天研读三百五十字，一年就完成了。”在王充闾看来，新观念，就是着眼于与时俱进，“日日新，又日新”，长期坚持不懈，随时随地自觉补课。

作家创作，苦乐相循。王充闾沉浸于创作的艰辛与回甘——“体现为一种长期熔铸性情，积贮感受，一朝绽放，四座皆春的甜美。”读书，亦复如是。 本报记者 **郭影**

# 攀登传统文化的『书山』

## 『泱泱大国，皇皇巨观』

如果说电影《长安三万里》《封神》的热映引发了新一轮的“传统文化热”“唐诗热”，那么阅读学术书籍，获得的则是严谨扎实的传统文化知识。许多读者一进入上海书展的大门，就被东一馆二层的大部头巨著形成的“书山”所深深震撼。“泱泱大国，皇皇巨观”的红字引领了三面墙体形成的完整展线，具有高峰、高原意象的展架上，是由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中西书局、上海书画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组织策划的各类重磅展示发布，分为各具特色的敦煌文献、出土文献、大奖精品、文史典籍、大家全集、珍稀文献、文献集成等板块。

“泱泱大国，皇皇巨观——中华经典文献世纪精品展”上，《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书院藏秦简》等等出土文献的集中呈现令人惊讶于上海在出版领域内的最新成果。

书山有路，上海的学术出版为学界的研究成果共享提供了可能。在大家全集方面，如《顾炎武全集》是经专家考订后确定的顾炎武存世全部著作总集，收录了各类著作34种，其中经部9种，史部17种，子部5种，集部3种。《全集》中很多著作是首次整理出版，如《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五经同异》等，约占全部品种的百分之九十。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等的整理，学界期待已久。《徐光启全集》（全十集）由复旦大学学者朱维铮、李天纲主编，此次整理在原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光启集》《徐光启著译集》《农政全书》等书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近年海内外新发现的佚著佚文，吸收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毛诗六帖讲意》《徐氏庖言》《测量法义》《灵言蠡勺》等十多种专书是首次点校排印出版。

电影《长安三万里》将李白、白居易、杜甫、高适等组成的唐代诗人群像具体化，而号称“双白簪主”，一生致力于白居易和李白研究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已故编审朱金城先生古籍整理的代表作《白居易集笺校》考证精审，堪称白居易集整理的典范之作。本次出版，重排重校，对版式作了一定优化，并对原书中的个别排印错误有所订正。 本报记者 **徐翌晟**